

「美國優先」角度講述美國史 鋪路干預推翻投票規則

勢變敘事權鬥「內戰」 美獨立250年慶典中期選舉



●在美國艾奧瓦州博覽會場，工作人員在一個特朗普活動中派發「美國250周年」紀念品。網上圖片

2026年將是美國獨立250周年（Semiquincentennial），這個本應凝聚國家認同、共襄盛舉的時刻，卻在總統特朗普的管治下，被轉化為一場關於國家歷史敘事和政治權力角逐的無形內戰。可以預期，在圍繞250周年國慶與11月中期選舉的爭議中，美國社會高度兩極化及結構性撕裂將會在2026年進一步加劇。

●香港文匯報特約記者 徐公明

美國在1976年慶祝獨立200周年時，儘管剛經歷越戰失敗與水門事件醜聞，共和、民主兩黨尚能藉跨黨派委員會成功呈現一場愛國盛典，展示修復分裂的意願，但2026年的慶祝活動卻因為意識形態及政治立場的分歧而「鬧雙胞」，展現了美國政治生態的徹底破碎化。

親信籌備獨立日周年活動

美國國會其實早在2016年已經成立跨黨派的「America250委員會」，籌備周年慶祝活動，旨在以非黨派形式全面呈現美國的歷史進程，委員會成員包括布希政府和奧巴馬政府官員，特朗普首屆政府也有成員在內。然而特朗普今年重返白宮後，立即通過行政命令另起爐灶，成立由他一人領導、成員清一色是其親信的「Task Force 250」，開宗明義要以MAGA一派的角度去講述美國歷史。換言之，這場本來應該是團結美國社會各界的獨立250周年慶祝，將無可避免地淪為特朗普爭奪美國歷史敘事話語權的工具。

除了獨立250周年的慶祝外，美國社會政治的撕裂亦將進一步在2026年11月舉行的中期選舉中反映出來。這場選舉將重新決定國會參眾兩院的控制權，既被視為對特朗普首兩年施政認可程度的公投，也是民主黨能否在2028年總統大選前，對特朗普總統權力施加制約的最後機會。然而這場中期選舉本身，可能就是一場重大的潛在危機。

謀施加額外投票規則

自2020年大選以來，特朗普對不是他本人或所支持候選人當選的選舉結果持續質疑，已嚴重削弱了公眾對選舉程序的信任。更令人憂慮的是，他似乎正企圖動用總統權力，為質疑甚至干預中期選舉鋪設法律和行政基礎。



●美國獨立不再是團結象徵，反成了分裂的里程碑。圖為美民眾參加反特朗普遊行。網上圖片

分析人士指出，特朗普正謀求挑戰美國憲法中、將施行國會選舉的權力明確分配給各州和國會的原則，包括通過行政命令試圖主張總統有權向各州施加額外投票規則（如公民身份證明要求）。更甚者，特朗普正企圖將保障所謂「誠實選舉」作為「整個政府的努力」，藉此動員聯邦機構加入到原本應由州政府獨立負責的選舉管理中。

最嚴重的潛在風險，在於特朗普可能援引《叛亂法》干預中期選舉進行。該法賦予總統在特定條件下使用武裝部隊的權力，有評論擔心，特朗普可能會聲稱反對者「阻礙了美國法律的執行」，從而在共和黨失利的州或其他行政區部署軍隊，以執行他本人認可的選舉法。

鑒於民主黨有很大機會可以在中期選舉重奪眾議院控制權，特朗普採取極端手段拒絕承認甚至推翻選舉的可能性不低，一旦真的如此，屆時美國或會陷入比2021年國會暴動之後更分裂更混亂的局面。

2026年的美國，在特朗普政府的空前施壓下，美國憲政體制將會受到比今年更大的衝擊，獨立250周年不再是團結的象徵，反而成為了分裂的里程碑，預示着美國未來將在高度內耗中掙扎前行。



●華盛頓特區勞工部大樓懸掛特朗普肖像，並寫有「美國獨立250周年」標誌。網上圖片

民主黨料奪回眾院 惟不足以左右特朗普

儘管美國總統特朗普重返白宮後，不斷在各個層面衝擊法律底線，但作為反對黨的民主黨過去一年來卻持續群龍無首。2026年11月的中期選舉，民主黨很大機會起碼可以重奪眾議院控制權，不過分析指出，基於各種現實限制，民主黨即使勝出，也很難重演2018年那種席捲全國的「藍潮」，其結果很可能只是一個極度脆弱的微弱多數，不但不足以左右特朗普施政，也未必可讓民主黨以更有利的形勢迎戰2028年大選。

與2018年的中期選舉相比，2026年的政治版圖截然不同。當年民主黨一舉翻轉了40個席位，取得眾議院235席的多數，很大原因是共和黨需要防守的席位中，有25個是2016年大選民主黨曾贏下的選區，另有31個席位是特朗普僅以不到5個百分點優勢勝出的。然而在2026年，這種機會幾乎消失殆盡，共和黨需要防守的議席中，僅有3個是2024年民主黨曾勝出的選區，特朗普以微弱優勢勝出的共和黨議席也只有14個。

此外，共和黨在得州和北卡羅來納州重新劃分選區，大大鞏固了該黨的議席優勢，迫使民主黨必須攻取那些特朗普曾以多達12個百分點大勝的「深紅」選區。這意味著民主黨的勝利容錯率極低，只要在幾個關鍵搖擺席位上出現候選人失誤，微弱的多數優勢就可能瞬間化為烏有。

結構性危機陷困局

更關鍵的是，戰術上的慘勝，無法掩蓋民主黨在戰略上的深層困局。中期選舉往往被視為對現任總統的一次全民公投，而非選民在兩條國家發展路線之間所作的主動抉擇。民主黨若能奪回眾院，更多是源於選民對特朗普經濟表現的不滿，而非對民主黨的認可。民主黨面臨的結構性危機依然嚴峻，尤其是政策重心在文化議題上的左傾，導致該黨與傳統工人階級和拉丁裔選民的嚴重疏離。這種基本盤的流失，絕非單靠一次中期選舉的席位增減所能修補。

過去一年，民主黨內部進步派和務實派路線之爭日趨激烈，如果這種內鬥無法徹底解決，民主黨即使在中期選舉奪回眾議院控制權，也難以在2028年敲開重返白宮的大門。中期選舉的勝利很大程度可能只是曇花一現的「虛火」，讓民主黨贏了面子，卻輸了未來。



●民主黨過去一年來持續群龍無首。圖為加州州長紐森。網上圖片

●分析指美國的社會撕裂將進一步在下一屆中期選舉中反映出來。網上圖片



英政壇徹底破碎化 邊緣政黨攻城掠地

2026年對英國政壇將是關鍵一年，雖然2024年大選以工黨大勝告終，但事實是過去兩年來，在野小政黨的影響力一直增強，長久以來主導英國政壇的兩黨制基石的裂痕不斷加深，工黨與保守黨的合併得票率已跌至1910年以來的最低點，選民流動性更創下自1960年代以來的新高。隨着明年5月多場地方選舉舉行，英國政治版圖可能會正式徹底破碎化。

這股碎片化浪潮首先衝擊唐寧街。首相斯塔默雖手握國會多數，但其執政根基遠比想像中脆弱，過去一年多以來為防範極右翼的英國改革黨，他在移民議題上轉趨強硬，卻導致工黨左翼支持者大量流向綠黨和自由民主黨。一旦地方選舉失利，斯塔默將面臨巨大的黨內壓力，隨時有機會需要在黨內訂下下台期限，甚至有可能面臨即時「逼宮」的威脅。

蘇格蘭威爾斯分離主義再冒起

其他黨派的內部情況也是非常混亂。保守黨魁巴德諾赫正面臨嚴峻危機，一旦地方選舉慘敗，黨內恐慌的國會議員為了自保，極可能將其拉下馬。自民黨雖然在近幾次地方選舉都取得佳績，但黨魁戴維仍



●斯塔默為防英國改革黨，在移民議題上強硬，卻導致支持移民者流失。網上圖片

因被視為缺乏進取野心而面臨換帥壓力。與此同時，由於傳統大黨勢弱，明年舉行的蘇格蘭和威爾斯議會選舉，將有可能同時由具分離主義色彩的蘇格蘭民族黨和威爾斯黨勝出。

2026年的英國政壇將不再有絕對中心，一方面邊緣政黨在地方攻城掠地，傳統大黨則陷入無休止的內耗與領袖更迭，昭示着英國政治正告別穩定的兩黨輪替，滑向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動盪新紀元。

歐洲續群龍無首 德法引擎同熄火

2026年對歐洲而言，將是核心動搖與極度失衡的一年。長久以來驅動歐盟的法德軸心正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機：一邊是巴黎的內部癱瘓，另一邊是柏林的對外退縮，而兩者背後都潛藏着極右翼政黨威脅的巨大陰影。

德國防外交轉型遇挫

過去一年，法國更換了三任總理，現任總理勒科爾尼僅靠極其脆弱的少數政府苦撐。為了通過預算案，他被迫在極左與極右勢力之間走鋼線，一旦國會因預算案被駁回而需要解散並提前選舉，最新民調顯示，極右翼國民聯盟將以35%的得票率橫掃首輪投票，遠超總統馬克龍的中間派的14%。屆時年僅30歲的國民聯盟主席巴爾德拉赫可能成為總理，法國將陷入現代史上首次民粹政府與總統「共治」的憲政噩夢，決策癱瘓與街頭抗爭料將接踵而至。



●馬克龍(右)的中間派民調低迷。默茨則被指與民意嚴重脫節。默茨的願景則被指與民意嚴重脫節。網上圖片

相較於法國的內部混亂，德國總理默茨則試圖透過一場高風險的地緣政治豪賭，來填補歐洲的領導真空。過去幾個月默茨激進地推動國防外交轉型，然而這個雄心最近卻在布魯塞爾遭遇挫折，他原本計劃沒收俄羅斯凍結資產以資助烏克蘭，卻遭法國等國家聯

手封殺，最終只能妥協於貸款方案。

更致命的是，默茨的願景與德國民意嚴重脫節。當默茨高呼「歷史只會問我們是否捍衛了自由」時，德國選民卻更關心養老金與生活成本，高達45%的民眾要求減少對烏克蘭的支持，極右翼的德國另類選擇黨(AfD)在全國支持度上已追平默茨的基民盟，隨時借地方選舉的機會發起反撲。德法兩大引擎同時熄火，注定了

2026年的歐洲將在動盪中迷失方向。